



第一阅读

宿命：
孤独张艺谋

周晓枫 著

作为张艺谋的文学策划,本书作者记录了她与张艺谋一起经历的真实事件。除了劲爆的内容爆料,作者将张艺谋的工作、家庭、事业、兄弟、朋友、恋人一一梳理、描述,并给出她心中的答案:一个她眼中的张艺谋,一个在宿命沉浮的张艺谋。

我被劝说之后,三缄其口。假设诚如所言,在辩论中只能越描越黑,那么沉默是否足够有力,能够以静制动,然后就尘埃落定、云淡风轻?不然。弃权,究竟是蔑视还是勇敢?谎言重复千遍,就貌似真理。

关于沉默,我想起一本书:美国伊维塔·泽鲁巴维尔的《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我是通过刘瑜的评介得知此书的。以下的段落,引述自这位知性女神的书评。

“‘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却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用作者泽鲁巴维尔的话来说,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

他分析到: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漩涡出来需要的力量就越大。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

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

28

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人们习惯于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不及时发声,一切都会在沉默中发生变化。经过搅拌的水泥渐渐坚固,溶液状态的铁水也会变得钢硬……直到,它们成为强悍的固体。不吭声的张艺谋,等到他必须吭声的时候,恐怕人们已经很难相信了。就像网上盛传,张艺谋曾被巩俐的男朋友打成骨折,并配以照片,假的。实情是1988年在拍《古今大战秦俑情》时,张艺谋被失控的道具汽车撞断了腿。事故发生地点,是在西安大雁塔的闹市区,当时人山人海,众目睽睽。

张艺谋只喜欢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自己不想干的事,尤其那种缺乏创造力的杂务,他反感和

排斥,一听就烦,最好不要扰乱他的视听。除了对待电影他事无巨细,剩下的,张艺谋希望交由别人代管——从类型上,他确实需要一个“张伟平”这样全面接管的操盘手。张艺谋甚至没有留意其中渐生的危险,被管得越来越多,他的自由也会陷入被管的危机。也许,这是一个不愿全面管理自己的人所付出的代价。

张艺谋的角色是创作者,他的热情和能量集中在那个领域,完全不是工商管理学精英的料儿。他不擅长制定奖罚分明的劳动制度,情绪化代替理性。有一次集中看片,到了约定时间,剪辑师迟到了。张艺谋责问:“是谁通知的剪辑师?”是小助理通知的,并已和剪辑师反复确认,这里没有通知者的任何过错。然而,剪辑师的电话无法接通,粗剪片由她一人保管和开启,她不到,一屋子人就得活活等着。张艺谋急得没有理性的时候,糊里糊涂觉得:应该严重批评小助理。幸亏被在场者提示和反对,他才恍然大悟,惩罚只应针对迟到者,其他人无责。

下期请看:把工作做好是天经地义的本分。⑨3

中篇小说连载

守身如玉



阿袁 著

杂货店里的老姜长得像只蟾蜍,这不是我说的,是朱朱说的,如果是我,我就直接说癞蛤蟆了,但朱朱是个中学生,爱读书,喜欢用学名称呼身边的动植物,她把狗叫做犬,把小猪叫做豚,把马蹄叫做荸荠,有一次,她让姆妈给她做炒芡实吃,芡实是什么东西,姆妈不知道,仔细一问,原来是鸡头果。还有,朱朱特别爱用比喻,都是带贬义的比喻,比如她说我像一只鹤鹑,因为我又笨又馋,还灰不溜秋;她说姆妈像一只冬瓜,因为姆妈身子圆滚滚的。我到父亲那儿告状,父亲不但不批评朱朱,还表扬她,说她观察力强,但父亲很快为他的表扬付出了代价,因为朱朱几天后把父亲比喻成螳螂,父亲长胳膊长腿,还瘦。父亲这下不表扬了,脸色难看得很。

不过,朱朱说老姜像只蟾蜍,这倒算不上贬义,因为老姜长得确实很像一只癞蛤蟆,几乎具备癞蛤蟆一切的身体特征:老姜皮黑,手背和脸上还有许多黄褐色的疙疙

瘩瘩,四肢细小,芝麻秆一样,肚皮却大得吓人,更吓人的是他的眼睛,鼓鼓的,瞪人时,全是眼白,死了的花莲白一样;又没有脖子,一颗大脑袋,就那么直不愣登地搁在身体上,看上去,简直就是一只成了精的癞蛤蟆。

老姜有多少岁我们不知道,可能一百岁,或者一千岁说不定。反正打我们出生起,他就在杂货店里,也一直就那个样子。可姆妈说,他没有那么老,只有五十多,老婆在另一个镇的杂货店。这让我们极惊讶,他如果不是个癞蛤蟆精,至少也应该是个鳏夫——鳏夫的意思我们知道,语文老师,也就是我们的父亲,在课堂上讲过,女人死了老公叫寡妇,男人死了老婆叫鳏夫。这么一个丑陋的老男人,如果不是《西游记》里那种妖精,就只能是个鳏夫了。而且我们也没见过他的老婆。姆妈说,那个镇离我们辛夷镇很远,有二十几里的路程,他老婆腿瘸了,来不了。原来是个瘸子,难怪来不了。那时我们辛夷镇没有

公交车,更没有小汽车,一个人要到另一个地方,只能像狗一样,夹紧了屁股颠;或者像鸟,用翅膀飞。可我们幸夷全镇,也只有镇长一个人长了翅膀,他的翅膀是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所以,我们没看过癞蛤蟆精的老婆。一个瘸子,不可能和狗一样颠上二十几里路。

老姜每个月要颠一次。一到月初,老姜就在店门口挂出一块黑牌子,牌子上用粉笔写了“盘点”两个字。姆妈说,老姜要去和他老婆鹊桥相会了。朱朱听了,笑得饭都喷了出来,什么鹊桥相会?明明是两只癞蛤蟆相会。呱呱,呱呱,朱朱这么一叫,我也开始呱了,饭桌上呱声不断,此起彼伏,姆妈被我们逗乐了,父亲皱了眉,说,你们演《西江月》呢。什么《西江月》?姆妈是个戏迷,以为《西江月》是哪出她没看过的老戏,朱朱赶紧停住呱,朗声背道,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下期请看:为了口腹之欲谄媚西宫娘娘。⑨3

1

百态人生

甘苦自知

□刘平家

某次,刮风下雨,我坐在窗明几净的屋子里,风雨都被挡在明亮的玻璃窗外。翻着报纸,品着香茗,听着外面的风声雨声,甚是惬意。正浸润在美好的情趣里乐享不已时,却接到一通电话,催我即刻外出办理某事。不得已,我只好穿着雨披,骑电动车出去。刚一出门,就一下子感到了风雨的厉害,先前坐在屋里的那种美好感觉一扫而光。尤其是经过白河大桥时,因河面无遮无挡,更感风大雨急,风裹当头,雨扫全身,

前行甚难,才感受到何为凄风苦雨,才体会到屋里屋外绝对是冰火两重天。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平日,走在大街上,在汹涌的车流、人流中,常见人们行色匆匆,面无表情。在外衣的重重包裹之下,对外人的内心世界,我们不得而知,而我们自己的内心,或静如止水,或波涛澎湃,或十分难受,或万分痛苦。平时,随便与一个人聊天,说到生存感受时,从人们嘴里蹦出的频率最高的口头禅莫过于“干

啥,都不容易”。的确,人活世上,真的不容易,坎坷、挫折、迷惘、灾难,生活中的无数压力,岁月催人的惶恐感……

经过岁月的一天天洗礼,我们一步步走向成熟,于是明白,生活就是一场真枪真刀的战斗。在这世界上,不是一个人不容易,几乎是人人不容易,甘苦自知,乃是尝到了生活的真滋味。看透了这一层,也就会豁达淡然,静心处世,珍惜生活,真正悟出人生的真谛。⑨3

作者单位:宛城区委党校

生活
论语

不爱哑鸟

□王鼎钧

女儿带男朋友来看父亲,如果父亲同意,他们就打算订婚。

父亲与年轻人谈了很多。他问年轻人:“打牌吗?”“不打。”“下棋吗?”“不下。”“球类运动呢?”“从来不参加……”

一个完全摒弃无益游戏的人,品格自然是可取的。谁知道小伙子走后,父亲表示反对。

“为什么?”女儿大吃一惊。“为了你的前途和幸福。”“总得有个理由!”

父亲沉默半晌。“好吧,我告诉你。他厌恶一切竞赛性活动,我担心他无法从竞赛中得到乐趣,那样,他就缺少上进的灵魂。记住,你需要一个在挑战下勇往直前的丈夫。他是这种男人吗?”

一只画眉如果听见另一只画眉的叫声,就想用自己的声音压倒它,双方在音波中鏖战一场,失败的一方恼怒不堪,从此不再鸣叫,变成一只哑鸟。你喜欢这结局吗?⑨3